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5.04.016

东巴木牌画及其观念体现

肖晓¹, 张希²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东巴木牌画作为我国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教特有的原始民间艺术, 其历史悠久, 品种繁多, 按造型、材料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东巴木牌画的题材主要有神灵题材、鬼怪题材、动物题材。木牌画作为东巴文化的重要载体, 形象地表现了纳西族人的心理与观念,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五行五色生命观和天地崇拜观念。

关键词: 纳西族; 木牌画; 东巴教; 五行生命观; 天地崇拜

中图分类号: J2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5)04-0082-07

On the Dongba Wooden Painting

Xiao Xiao¹, Zhang Xi²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s a unique original folk art of Naxi Dongba religion in Yunnan of China, Dongba wooden paint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wide varieties.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hapes, materials and func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theme, the wooden paintings could mainly be classified into the themes of gods, ghosts and animals. As the important vehicle of Dongba culture, wooden painting vividly demonstrated Naxi people's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ideas, among which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e life concept about five elements of color and the worship of heaven and earth.

Key words: Naxi people; wooden painting; Dongba religion; life concept about five elements; worship of heaven and earth

1 木牌画概述

木牌画是我国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教特有的原始民间艺术, 是纳西族独特历史文化下的产物, 记录着纳西族独有的东巴文化, 展现了纳西族的民族魅力, 也承载着纳西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木牌画, 顾名思义, 就是画在木牌上的画, 在纳西语中称“可标”, 是东巴教特有的绘画艺术形式之一。据有关文

献和现存的早期木牌画得知, 木牌画最初用一种叫“梅”的树木制作, 后普遍用松木, 由古割刨拉平后于其上作画。木牌长25~40 cm, 宽4~5 cm。木牌画主要在各种宗教仪式中作插地祭祀用, 尤其是在祭风仪式(祭风是纳西族东巴教大规模超度殉情者亡灵的宗教仪式, 纳西语称“哈拉里肯”, “哈”意为“风”, “拉里”意为“游荡”“飘荡”, “肯”的意思有“释

收稿日期: 2015-0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ZD117),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ZDB29)

作者简介: 肖晓(1987-), 男, 湖南浏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学, E-mail: 371350703@qq.com

通信作者: 张希(1991-), 女,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包装设计,

E-mail: zx54842372@qq.com

放”“解脱”“使之去某处”等)上,大型祭风仪式要制作90多张木牌画。

纳西族木牌画历史悠久,有学者称其是我国西北地区汉代羌人遗址出土的一种人面形木牌(如图1所示,图片来源:《西域考古记》)的传承^[1]。因为人面形木牌长20~25 cm,宽4~5 cm,不仅造型同东巴平头形木牌画类似,而且也有将一端削尖,另一端为平头或楔形头的做法。出土实物显示,这种木牌上只用红黑2种色彩简单地描绘狰狞的面孔。笔者认为,汉代羌人活动遗址出土的人面形木牌是东巴木牌画的源头,因为木牌画插地祭祀一直是古羌人的习俗,而纳西族人作为古羌人的一支,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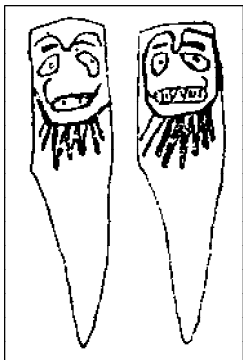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出土人面形木牌

Fig. 1 Human face wooden painting in Dunhuang

袭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清末民初的纳西族大东巴桑尼才对纳西族木牌画进行了规范,绘制了《祭风木牌画谱》,后来木牌画的样式大多依照此画谱。这一画谱对木牌画的格式及绘制提出了具体要求,画谱中的木牌画有近50枚,描绘了130多个形态各异的鬼神、人物和禽兽。当然,技术娴熟的东巴木牌画制作者可不必依照画谱描绘,他们往往信笔画来,一气呵成。《祭风木牌画谱》的出现,表明在清末民初时期东巴木牌画已有了程式化趋势。

2 东巴木牌画的分类

东巴教仪式名目繁杂,而东巴木牌画就是用于各种东巴教宗教仪式中。因为不同的东巴教仪式都有配套使用的木牌画,所以木牌画的种类也较多,造型各异。图2(图片来源:《东巴木牌画研究》)所示为东巴木牌画造型汇总。



a) 尖尾牌 b) 装饰尾牌 c) 平头牌 d) 缺口木牌 e) 申梅木牌 f) 小型悬挂牌 g) 神坛门牌 h) 三角形木牌

图2 木牌画造型汇总

Fig. 2 Modelling summary of wooden painting

从材料来划分,东巴木牌画可划分为3类:杉树木牌、松树木牌和“申梅”(纳西语音译)树木牌。据东巴经《木牌的来历》记载:“深山的杉树可做木牌,这是深山牧羊人发现的;山腰的松树可做木牌,这是岩间狩猎人发现的;江边的申梅树可做木牌,这是水边打鱼人发现的。”^[2]这一方面说明东巴木牌画使用普遍,纳西族人们可以就地取材;另一方面也因材料的产地和取用的便利程度不同,而使木牌画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一般说来,使用申梅树的多为居于江边的纳西村寨,因江边少松木,无杉树,而申梅树较多。申梅树的粗细类似杯口,去皮后,从

中间劈开可做2枚木牌,制作者可在去皮后的半圆形弧面作画,如图2e所示即为申梅树木牌。由于申梅树制作的木牌画只是对材料进行简单的加工,加上材质自身的粗糙性,所以这种用申梅树制成的木牌画的风格往往给人以粗犷之感。申梅树制作的木牌画主要用于插在东巴教圣地香格里拉三坝县白地的祭祀泉边,这里是东巴教的圣泉。杉树和松树是纳西族生活地区常见的树种,所以是制作东巴木牌画的主要材料。用这两种木料制作的木牌画,造型不一。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往往会根据木料的加工性能和木牌的功能来决定其形状。一般先将木料劈

为薄片, 然后将其刨平, 因此东巴木牌画的基本形为上部宽、下部尖的条状。除此以外, 还有片状、板状和矩形状的, 也有曲直形和横竖组合成的“Π”型(如图 2g 所示)等异型形态。

从功能上来划分, 根据木牌画在东巴教仪式中的作用, 东巴木牌画可以划分为神牌、鬼牌、门牌、还债牌、仇鬼牌 5 种类型, 这些木牌画的特征及功能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种木牌画的特征及其功能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various kinds of wooden painting

类别	名称	特征及功能描述	对应图例
神牌	尖尾牌	尾部尖, 斜度较大, 多绘日月星辰及各种神灵形象, 用于仪式中竖直插在祭坛作祭拜之用, 画工细致, 色彩丰富	图 2a
	装饰尾牌	木牌上下端造型均做装饰性处理, 一般钉在人畜门前、正房中心柱或家庭神龛之上, 多绘护法神捉鬼杀鬼等形象, 画工细致, 色彩丰富, 目的是避邪和祈福	图 2b
	平头牌	绘单色的鬼形象, 画工简易粗糙, 象征魔鬼不堪一击	图 2c
鬼牌	尖头牌	绘彩色的鬼形象, 画工简易粗糙, 象征魔鬼的拙劣	图 2a
	小型悬挂牌	使用较少, 纳西语叫“楚课”“尤课”, 为祭风仪式上作悬挂用的小木牌, 牌上绘十二属相神与风鬼、云鬼等形象, 画工较粗糙, 象征魔鬼的拙劣和不堪一击	图 2f
门牌	神坛门牌	又称“楚孔恒孔课”, 即鬼门神门牌, 由 3 块木牌拼成, 在仪式中插于神坛之上。此门牌又分神门和鬼门, 神门精细美观, 鬼门简陋粗糙	图 2g
	家宅门牌	插在家宅门上, 由 3 块神牌组成: 竖在大门中间上方的为防火的神灵, 意在帮助主人避免火灾; 左右两侧分别为卢神(阳神)和沈神(阴神)	图 3 ^[1]
还债牌	尖头牌	纳西语称“趣课”, 绘制各种动物和物品, 用于祭祀大自然神“署”的仪式上, 相当于祭品, 为偿还欠大自然神的债	图 2a
	缺口木牌	单线勾勒, 简单粗犷, 牌上都有一缺口, 寓意仇人之嘴; 用于巫术, 寓意对付仇人或击毁仇人村寨	图 2d
仇鬼牌	三角形木牌	纳西语称“罗构”, 为小型三角形木牌, 用于巫术。牌上写“将日出东的属木的仇人镇压下去”等咒语, 可指明仇人方位; 仪式中将其与代表仇鬼的泥偶、木偶一起埋入土坑或抛向仇寨	图 2h



图 3 家宅门牌

Fig. 3 The wooden painting hung on the door

东巴木牌画上除了绘有日、月、星、辰和鬼神图像以外, 还有一些具有符号特征的文字, 这些符号在很大程度上与东巴的象形文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东巴图画象形文字在东巴教和纳西族民间被称为“斯究鲁究”, 即“木头和石头上的痕迹”或“木之记录, 石之记录”之意。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这意味着石上的画和符号(诸如岩画)与木牌画上的画和符号是纳西族最古老的文字表现形式, 也是纳西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载体^{[4][5]19}。从古羌族延续到现在的纳西族, 其在石壁上记录社会生活及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已然成为历史, 而东巴木牌画却至今仍在使用。由此可以说明, 东巴木牌画是继石

壁之后的纳西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其在纳西族的历史演变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东巴木牌画上的题材内容与纳西族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来看, 其一方面受东巴教的影响, 另一方面与纳西族人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

3 东巴木牌画题材分析

从过去流传下来的和现在流行的东巴木牌画来看, 其题材内容主要可分神灵题材、鬼怪题材、动物题材三大类。

3.1 神灵题材

纳西语中有个词用以指称神灵的力量, 那就是“汁”, 意为“威灵、威力”, 其既有物质性的威力(诸如本领、力量、勇气、威风等), 又有精神性的各种神力、魔力、神威以及大自然所拥有的神秘与神奇力量, 甚至是鬼怪之魔力等^{[4]199}。纳西族人信奉万物有灵, 将“汁”神化, 于是, 纳西族人们在东巴木牌画上创造出各种具有威灵、威力的神灵形象, 主要有身蛇尾的大自然神“署”, 有“朗究”“卡冉”“优麻”“修曲”等各种名目的战神, 还有受喇嘛教

影响的具有佛教风格的神灵形象等。在进行各种祈福消灾仪式前,东巴(东巴教认为可沟通人与神鬼的人,他们能迎福驱鬼,消除灾难)们还会举行向各种神祇求赐威力的仪式,称为“汁在”仪式^{[4]202}。

由于神灵木牌画主要用于署古(“署”指司掌山川河流、森林湖泊、野生动物的大自然精灵,相传是与人类同父异母的兄弟)仪式和祭天仪式中,所以此类木牌画的画工都极为考究。“署古”即“祭署”,表达对署神的敬畏之情,以及希望与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如图4



图4 署神木牌画
Fig. 4 Nature god wooden painting

(图片来源:图4及图7~10均来源于参考文献[5])所示为署古仪式上使用的神灵题材木牌画,画面由4个部分构成,一般用2~4条彩色线作分隔。牌顶处绘祥云图案作为装饰,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绘上日月星辰、风云雷电、海、天等图案,意为“愿如大海那样蓝的天空降下福泽”,表达人们祈福的愿望;第三部分为木牌画的主体,绘制大自然神“署”或其他神灵的形象;第四部分为一些象形文字,内容为人们想对神灵说的话,其意思多为表达感激和祈福的语言。署神木牌画在祭祀结束后绕水源插放,不可毁坏,这是因为在纳西族人看来,水源是大自然神署喜欢的栖息地之一。此外,一些神灵题材的木牌画还会在牌头绘法轮、净水壶、白海螺等东巴教宝物。而绘制战神的木牌画一般会在牌顶处绘以白狮、青龙、黑牦牛等动物形象,这些动物作为战神的得力助手出现,以显示其威猛。

3.2 鬼怪题材

宗教考古学和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是在灵魂观念之上产生的“万物有灵”论,由肉体死亡但灵魂继续存在的观念逐渐产生了对死去的氏族祖先之亡灵的崇拜^[6]。纳西族有三魂、五魂以及与两性相关的九魂、七魂等多种说法,他们认为生者与死者都有魂,并且灵魂与人一样有模样。纳西族人的这种人、鬼俱魂观,显然是将灵魂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就产生了一系列为生者和死者招魂、赎魂的宗教仪式以及灵魂附体、打魂、杀魂等民间习俗。

在纳西族人们的心目中,鬼怪的种类众多,将鬼怪题材的木牌画用于祭风仪式中,主要是为了超度

殉情而死的男女,纳西族大型的祭风仪式需要90多张木牌画。如图5(图片来源:图5~6来源于参考文献[7])所示是为祭风仪式上所用的自缢鬼与情鬼木牌画,画面上绘有爱神、五方殉情鬼首领、自缢殉情鬼等形象。



图5 自缢鬼与情鬼木牌画
Fig. 5 Wooden painting about suicide ghosts and love ghosts

自缢鬼与情鬼木牌画上的殉情鬼们或骑奇禽怪兽,或头插五彩殉情之花,周围绘口弦、竹笛等作装饰,木牌画的顶部绘有风云星辰等图案,寓意殉情而死的人鬼魂都将随风飘荡。

3.3 动物题材

东巴教的动物崇拜意识相当明显,纳西族的原始宇宙观最典型的表现即为动物化生神话论。纳西族人们的动物崇拜对象主要以虎、牦牛和青蛙为原型。自然界很多飞禽走兽都被纳西族人们赋予“汁”,因而这些动物具有了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如老虎勇猛强悍,是武士的老师;蝙蝠能言善辩,是智慧的化身;蚂蚁与蝴蝶教人们劳作,是人类的老师;白鹇鸟曾是丁巴什罗的老师等^{[4]66}。

动物题材在木牌画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为还债牌。图6所示为祭祀自然神的还债牌。纳西族地处森林地带,他们的生活方式使得捕杀动物无法避免,所以他们绘制了很多动物题材的木牌画,用于祭署仪式中,寓意将他们捕杀过的动物还给大自然,同时表达人们对被捕杀动物的忏悔之情,这是纳西族人将动物衍化为人的思维的表现。纳西族人们将大自然神署看做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若一度砍杀它们而不克制和赎罪,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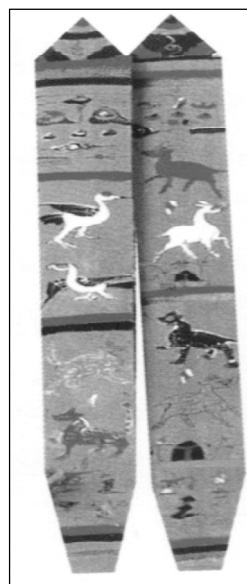


图6 还债牌
Fig. 6 Wooden painting of repaying a debt

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无法从自然界中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源。由于动物题材的木牌画是要献祭给大自然神的，属于神牌的一种，主要用于祭署仪式中，所以制作相当讲究，用色艳丽。但是，因为纳西族崇尚白色，在他们看来白色寓意吉祥，故这类木牌画大多会绘一层白色的底色。还债牌的使用，说明在纳西人的思维中，动物的生存繁衍与人类的生活所需的矛盾与冲突是存在的，理想的境界是能实现一种相处、相生的平衡，这无疑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思想与愿望的一种表达方式。

人类的生存需要与其对大自然崇拜的矛盾，生活的无奈迫使其猎杀动物，猎杀动物后又试图寻求心灵的解脱，这是纳西族人们无法避开的痛苦，这可从东巴教对蛙、蛇有特殊的崇拜情结中得到反映。从蛙、蛇的特性看来，蛙的繁殖能力极强，而蛇则可通过蜕皮而得到新生，加之，纳西族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先变成蛇，而蛙则具有超强的自然衍生的能力，因此纳西族人们对动物的崇拜与生命的起源、发展和生命的构成有关^[8]。

4 东巴木牌画中的观念体现

东巴木牌画虽然是以功能性为创造目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纳西族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纳西族东巴教宗教观念的载体，它反映了纳西族人们的人生理想与观念。透过东巴木牌画所呈现的鬼神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木牌画上的笔触表达了纳西族人们的精神世界，传达他们世俗的悲欢离合的同时，体现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主要表现为五色生命观和天地崇拜观念。

4.1 五行五色生命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八卦”思想在汉族地区广为传播，其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如纳西族就在传统五行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东巴教特点的阴阳五行观，纳西语称“精我瓦徐”(zsi weq wa siuq)，译为汉语就是“精我五行”，此五行即指木、火、土、铁、水。

关于纳西族五行的来源，有3种说法：蛙体尸解化生说、卵生五行说和五行自然衍生说。蛙体尸解化生的说法与“巴格”[pa³³][ke³¹]图(如图7所示)有关。巴格图亦称原始蛙体八卦图，在这幅图上绘制了一只箭镞横贯其身的青蛙，青蛙躯体的不同方位排列构成的便是纳西族的“青蛙五行八卦”。根据《白蝙蝠取经记》中关于青蛙被射杀生出阴阳五行的神话故事记载，金色大蛙临死前叫出五声，便产生了

木、火、土、铁、水这五行，神蛙死亡之后，它的毛、血、骨头、胆、肉分别发生变化，产生了东方的木、南方的火、西方的铁、北方的水以及天和地之间的土，即木、火、水、铁、土五行^[9]。

纳西族人试图用这五行去解释世间的一切事物，

认为人的生命由青蛙的躯体血肉变化而来的五行构成，死后又将复归五行；人的一生都与“五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对人类生命来源的解释。东巴经神话史诗《黑白争战》中说，由五行生出了白、黑、绿、黄、红五股风，五股风中出现了白、黑、绿、黄、红五种云，五种云中又出现了这五种颜色的蛋，从这五种蛋中生出了盘、禅、高、恒、董等神以及天地日月山川、牲畜和人。人们把所有生命的起源都与“精我五行”相联系，认为世界万物的来源都可以用五行来解释。不仅如此，纳西先民还认为鬼与神的本质一样，都是人格化的产物，也可以视作从阴阳五行中出生的。

根据以上经文和史料，纳西先民用这五行配属五方和五色。据东巴经有关译本和周汝诚先生《巴格图说明》的手稿抄件可知，木配属东方和青色，铁配属西方和白色，水配属北方和黑色，火配属南方和红色，土配属中央和黄色。根据此五行五色配属学说，东巴们便可判定妥罗鬼(“妥罗”是使妇女难产、不孕或得病的鬼)的具体方位。正因为如此，东巴木牌画在用于驱鬼仪式时，木牌上都绘制代表五行的事物和颜色，用于对鬼魂的指向。这种做法除了蕴含有汉族传统五行观相生相克的意思之外，还赋予了对生命崇拜的含义。如图8所示为一套平头妥罗鬼木牌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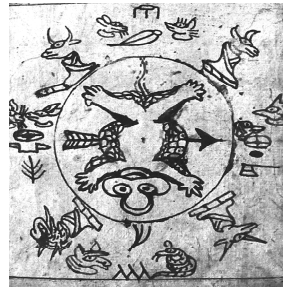


图7 巴格图

Fig. 7 Bage pa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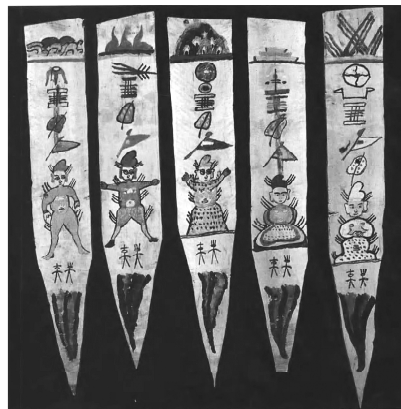


图8 妥罗鬼木牌画

Fig. 8 Wooden painting about Tuoluo ghosts

4.2 天地崇拜观念

木牌画主要用于东巴教仪式中,木牌画之所以要插在地上,之所以要绘鬼神,这不仅是源于古羌族的传统,更多的还源于纳西族人们自己的信仰。他们把木牌画竖直插在土地里,顶部指向天空,是因为他们把木牌画看做与天沟通的桥梁,准确来说,是通过木牌画上的鬼神与天沟通,使天神知晓他们的美好愿望,以求得上天的庇佑,这是木牌画的本质意义所在。在宗教仪式中,东巴们只有通过木牌画才能达到仪式的最终目的。

纳西族先民十分崇拜天与地,其对天的崇拜和信仰是对古羌族人宗教的延续。纳西族有句俗语:“纳西莫比若”,意为“纳西是祭天的人”。纳西人以此进行自我认同,他们以祭天为傲,认为天在上,人在下,人们需要在天和大自然面前臣服。东巴教祭天仪式中所祭的是天神、天妻和天舅。天神名为孜劳阿普,在祭天经中有时会被称为“子劳阿普美”,简称“美”(mee,意为“天”)。在祭天仪式中,祭坛上放置一棵黄栌树代表天神,因为在纳西人看来黄栌树是天的化身。天妻名为“衬恒阿仔”,即地神,是天神的妻子,在仪式中一般以一颗杉树作为代表。纳西人认为大地是孕育世间万物之母,祭天就要同时祭地。木牌画正是在这样强烈的天地崇拜观念下应运而生的。



事实上,关于东巴木牌画形制来源的说法也能说明纳西族的天地观。尖头形木牌的牌头形制来源于东巴象形文字“”,意为“天”,所以尖头型木牌画上绘的神灵鬼怪都是生活在大地之上的。平头形木牌的牌头形制则是来源于东巴象形文字“”,意为“地”。图9所示为仄鬼木牌画,图10所示为五方殉情鬼女首领木牌画。



图9 仄鬼木牌画

Fig. 9 Wooden painting about Ze ghosts



图10 五方殉情鬼女首领木牌画

Fig. 10 Wooden painting about five kinds of love of female ghosts

此类木牌画上描绘的都是活动于地下的鬼怪,如殉情鬼、猛鬼、恩鬼等。东巴教对木牌画形制的考究和对鬼神活动区域的严格划分表明东巴教对天地的崇拜观念是极其深厚的。

东巴教对于地的崇拜与其五行五色生命观有着很深的渊源:大地即为五行中的土,而土位于五行的中央,木、火、土、铁、水不仅是纳西族生产生活中重要的物质实体,而且还被纳西先民幻化成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精神实体,因此,纳西人对于大地的崇拜实质上来源于对五行的崇拜。五行五色生命观与天地崇拜观,反映了纳西族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种自然法则和逻辑结构。

5 结论

通过上文对木牌画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4点认识:

1) 正如任何民族艺术发展的形式一样,为实现某种功能的造物行为是艺术产生的重要方式,先有功能的满足,才会有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正如杨杰宏^[10]在探讨“斯究鲁究”与木石崇拜的关系时指出的,“斯究鲁究”最初的本义是指“木石打制后留下的痕迹”,后来泛指东巴经书和文字。他认为,纳西族人的木石崇拜形成于石器时代,人们为了满足祭祀活动的需要,在木石这种图腾崇拜物上绘制简单的图画符号,当木石工具无法满足日渐丰富的东巴教图画文字时,转而记在木牌上,于是产生了木牌画艺术。

2) 东巴木牌画题材、形式的定格是纳西族对自然界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它根植于自然,但高于自然。从古羌人的人面形木牌到现在种类、题材繁多的东巴木牌画艺术,不难看出其由简单到复杂、由随意到有规矩的定式的发展过程。正是纳西人对自然理解的深入,才得以在潜意识里幻化出各种奇特的鬼神形象。

3) 民族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对其他民族,特别是那些先进民族文化的撷取。任何民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其与周边民族有着一定的联系,并相互影响。东巴木牌画中体现的观念,有的是本族东巴教根深蒂固的,也有很多是受到了苯教、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的影响,抑或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这说明东巴教是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宗教,同时也是介乎原始巫教和发达宗教之间的过渡宗教,因为透过其观念,我们发现其始终无法摆脱巫术与占卜的影子。

4) 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的精神世界。纳西族人的五行五色观及天地崇拜观念的产生都与纳西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一种观念都不是独立存在、凭空产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纳西族人在森林中狩猎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让他们产生了对自然敬畏的心理和对天地崇拜的观念,这无形中决定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而这种精神世界反过来又通过宗教观念的形式,影响纳西族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分析、认识东巴木牌画所蕴含的纳西族人们的观念之余,我们不得不惊叹纳西族先民在木牌画上所具有的民族智慧,那些怪异的神鬼形象和所赋予它们的神话故事,以及“活着的象形文字”,将纳西族人们的生活观念、宗教观念体现得形象而生动。我们不得不承认:物质世界之外,纳西先民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甚至后者更胜一筹。

参考文献:

- [1] 汪宁生. 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J]. 思想战线, 1981(5): 35-38.
Wang Ningsheng. The New Evidence in the Naxi Source of Qiang People[J]. Thinking, 1981(5): 35-38.
- [2] 和品正. 东巴木牌画研究[G]//[佚名]. 玉振金声探东巴: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丽江: 国际纳西学会, 2008: 770.
He Pinzheng. Research About Dongba Wooden Painting[G]//[Anon]. Full of Morality on Dongb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ongba Culture Art. Lijia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Naxi, 2008: 770.
- [3] 和玉媛, 张寒凝, 张福昌. 纳西族东巴教木牌画艺术初探[J]. 艺术生活, 2009(3): 54-56.
He Yuyuan, Zhang Hanning, Zhang Fuchang.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for the Art of Wooden Painting of Naxi Dongba Religion[J]. Art & Life, 2009(3): 54-56.
- [4] 杨福泉. 东巴教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Yang Fuquan. General Survey for Dongba Religio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 [5]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 东巴文化艺术[M].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2.
Lijiang Dongba Culture Institute of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Art of Naxi Dongba Culture[M]. Kunming: Yunnan Art Publishing Press, 1992.
- [6]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新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96.
Lü Daji. The Newly Organized General Theory of the Religious Studie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496.
- [7] 杨福泉. 纳西古王国的东巴教[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Yang Fuquan. Dongba Religion of the Naxi Old Kingdom [M].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 [8] 杨福泉. 纳西族的生命三段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3(5): 102-107.
Yang Fuquan. "The Three-Stage Life" of the Naxi[J] Nationality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6, 23(5): 102-107.
- [9] 李国文. 纳西族《东巴经》“五行”记录概述[J]. 云南社会科学, 2007(2): 104-108.
Li Guowen. The Summary About Five Elements Record in Dongba Scriptures of Naxi People[J].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07(2): 104-108.
- [10] 杨杰宏. 纳西族的图腾崇拜及其传承关系[G]//[佚名]. 玉振金声探东巴: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丽江: 国际纳西学会, 2008: 302.
Yang Jiehong. Totem Worship and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of Naxi People[G]//[Anon]. Full of Morality on Dongb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ongba Culture Art. Lijia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Naxi, 2008: 302.

(责任编辑: 蔡燕飞)